蜀山劍俠傳/1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四回　金鏡神光 同心求百寶　蹄涔滄海 無意失雙鶼

下一回▶

易靜說時，英瓊、輕雲一面留神細看那池中小人，俱已聞得三人問答，省悟過來，先將身化成兩道白光，打算凌空飛起。誰知那水竟和膠漆一般，任他們輾轉騰挪，祇不能離開水面。這纔惶急起來，互相還了原身，跪在水面上狂呼道：「何方道友至此，相助一臂，異日必有一報。」小人那兩道光華其細如絲，呼聲更是比蚊子還細，約略可辨，神態悲窘萬分，看去頗爲可憐。英瓊不由動了惻隱之心，剛要開口，易靜連忙搖手示意，將英瓊、輕雲拉到一旁，低聲說道：「我看這兩人路數，雖不敢斷定他們便是異派妖邪，也未必是甚麼安分之輩。我們已得此中奧妙，此時將他們放走，並非難事。不過藏珍尚未到手，萬一放出之後，他們比我們深知底細，捷足先登，或與異派妖邪有些關聯，我們豈不白用心思，自尋煩惱？李伯父原說事成之後，再行釋放，何必忙在一時？我們再細看屏風上面前進有無別的阻礙，速急下手吧。」說罷，又領二人回至屏風前仔細觀察。

英瓊童心未退，因那被困的一雙男女小得好玩，忍不住又近前去觀看。這水池中男女已知失陷，又身上寸縷全無，各把下半身浸在水裏，彼此隔開，口中仍是呼救不已。英瓊側耳一聽，祇聽那女子哀聲說道：「聽諸位道友之言，頗多疑慮。我二人是西崑山散仙，與各派劍仙從無恩怨往來。因在島宮海國得見一部遺書，知道此間藏寶之所和許多破法，勤習數年，一時自信過甚，又因獨力難支，一同前來，先時倒也順利。誰知犯了聖母禁忌，一不小心，爲水遁所困，再遲些時，便要力竭而死。如蒙諸位道友相助釋放，我等

先來迭嘗艱苦，不無微勞，否則後來的人也無此容易。寶鼎、寶庫兩處藏寶甚多，我等並無奢望，祇求相候事成之後，略分一二件，不致空入寶山，於願已足。恩將仇報，意存攘奪，均無是理。再者諸位法力雖高，此中機密未必盡知，有我二人嚮導，不但省力不少，且可席捲藏珍，彼此均有益處，豈不是好？」說到這裏，英瓊聽她說得頗有情理，剛又有些心動，旁邊易靜已經看出屏風後面一些機密，將手一招二人，當先往後便走。英瓊剛說了句：「那兩人又在說話呢。」又被易靜以目示意止住，時機緊迫，急等事完，無暇再爲深說，祇得相隨往屏風後走去。

到了一看，前面一片青玉牆上，果然留有聖姑遺影，雲鬟端正，姿容美秀，略似道姑打扮，形態裝束，均甚飄逸。像前矗立着一座九尺高的大鼎，非金非玉，色呈翠綠，光可鑒人，上面都是朱文符籙。三人先照李寧吩咐，朝着遺像跪拜通誠，然後立起，恭恭敬敬地走向鼎前。易靜抓住鼎蓋，用力往上一揭，竟未將它揭動。方在詫異，忽聽身後有人微哂，後頸上吹來一口涼氣。這時英、雲二人俱並肩同立，看那鼎沿符籙，並無外人。易靜疑是有人暗算，連忙飛身縱開，回頭一看，身後空無一人。祇有聖姑遺像，玉脣微露，丰神如活，臉上笑容猶未斂去。當時不知就裏，以爲除屏風所示消息之外，別有埋伏，用法術一試，並無朕兆。因李寧一再囑咐，不可毀壞洞中景物，接連兩次破去屏風上的禁法，已是情出不已，何況鼎中藏有奇珍，更以善取爲是。除非真個智窮力竭，再用法術破它。主意打好，二次又走向鼎側，暗使大法力一揭。方一遲疑，耳聽哧的一聲冷笑，接着腦後又是一股冷風吹來。易靜法力並非尋常，竟被吹中，毛髮皆豎，不由大喫一驚。及至回首注視壁間遺像，笑容依然，空空如故。愈疑有人先在鼎後潛伏，成心鬧鬼。便和英、雲二人說了，請輕雲用天遁鏡四外一照，毫無他異。第三次又走向鼎前，一面留神身後，準備應變。暗忖：「這次再揭不起，說不得祇好借助法術法寶，將鼎上靈符破去了。」

輕雲人最精細，先見易靜事事當先，毫不謙讓，心中雖有些嫌她自大，並未形於辭色。第一次未將鼎蓋揭起，微聞嗤笑之聲，回視並無朕兆，祇是聖姑遺像面上笑容似比初見時顯些，倒疑心到笑聲來源，出自像上。因易靜道法高深，既未看出，或者所料未中，未肯說出。及至第二次易靜方在用力揭那鼎蓋，英瓊猛覺一絲冷風掃來。猛一回顧，見壁上聖姑遺像忽然玉脣開張，瓠犀微露，一隻手已舉將起來，接着又放下，神情與活人相似，不禁一拉輕雲。輕雲連忙回身去看，遺像姿態已復原狀，依稀見着一點笑痕袂影。英瓊方要張口，輕雲忙以目示意，將她止住。

易靜原早覺出腦後笑聲和冷風，祇因正在用大力法揭鼎之際，又因疑心有人埋伏身後暗

算，先飛縱出去，再行回頭，所以獨未看出真相。輕雲暗忖：「看這神像神情，分明聖姑去時，行法分出本身元神守護此鼎，面帶笑容，也無別的厲害動作，必無惡意。壁間遺偈既說留待有緣，何以又不令人揭鼎，莫非此鼎不該易靜去揭？自己決非貪得，不過此時說破，未免使她難堪。自己和英瓊再若揭不開，豈不自討沒趣？反正藩籬盡撤，出入無阻。易靜終是初交，事有前定，勿須強求，索性等她一會兒，再作計較。」

等到易靜請輕雲用寶鏡四照，見無異狀，三次又去揭那鼎蓋時，英、雲二人料她揭不起來，俱都裝作旁觀，偷覷壁間遺像有何動作。不料這次易靜飛身起來，手握鼎紐，正用大力神法往上一提，壁間遺像忽然轉笑爲怒，將手朝鼎上一指。輕雲機警，猜是不妙，急做準備，喊了一聲：「易姊姊留神！」易靜因這次身後無人嗤笑，正打算運用玄功試揭一下，忽聞輕雲之言，有了上兩次的警兆，事前早有應變之策，一料有變，連忙鬆手，一縱遁光，護身昇起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她將起未起之際，全鼎頓放碧光，從鼎蓋上原有的千萬小紐珠中猛噴出一束五色光線，萬弩齊發般直朝易靜射去。總算見機神速，有法護身。同時輕雲一見鼎放光明，早隨手將天遁鏡照將過去，方纔將那五色光線消滅。易靜認得那五色光線，是玄門中最厲害的法術大五行絕滅光針，道行稍差的人，祇一被它射中，射骨骨消，射形形滅。自己修道多年，內功深厚，如被射中，雖不到那等地步，卻也非受重傷不可。

這一場虛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算計鼎上還有埋伏，不敢造次，忙下來問輕雲，怎樣預知有變？英瓊接口道：「你看聖姑遺容，可有甚麼異樣麼？」易靜往壁間一看，聖姑遺像已是變了個怒容滿面，心中一驚，這纔恍然大悟。立時把滿懷貪念打消了一大半，想起適纔許多自滿之處，甚爲內愧。明看出聖姑不許自己取寶。就此罷手，不特不是意思，難免使周、李二人疑心自己，把好意誤會成了搶先貪得。欲待不去睬她，硬憑自己法力法寶，破了鼎上禁法，將寶取出，再行分送周、李二人，顯顯能爲，貫徹前言，也好表明心跡，又不知聖姑還藏有甚麼厲害的埋伏，自己能否戰勝得過，實無把握。正在進退兩難、遲疑不定之際，忽聽鼎內起了一陣怪嘯，聲如牛鳴。接着又聽細樂風雨之聲。三人湊近鼎側一聽，樂聲止處，似聞鼎內有一女子口音說道：「開鼎者李，毀鼎者死！瓊宮故物，不得妄取。」說罷，聲響寂然。鼎蓋上細孔內，又冒起一股子異香，香煙嫋嫋，彩氣氤氳，聞了令人心神俱爽。易靜纔知開鼎應在英瓊身上，好生難過。平日任性好高慣了的，眼前大功告成，無端受此挫折，對於聖姑，從此便起了不快之意。見英、雲二人聞言並未上前，眼望自己，還是惟馬首是瞻的神氣，祇得強顏笑道：「我因癡長几歲，略知旁門道法門徑，意欲分二位姊姊之勞，代將寶物取出。不想聖姑卻這等固執，好似除了瓊妹親取，他人經手，便要攘奪了去一般。如非物有主人，不得不從她意思的話，

我真非將它們取出，全數交與瓊妹，不能表明心跡了。」

輕雲忙道：「易姊姊此言太見外了。休說姊姊此番去至峨眉拜師以後便成一家，就是外人，既然共過了患難，難道有福就不同享？姊姊如是那樣人，我們也不會聚在一起。聖姑仙去多年，凡此種種，俱是當年遺留。雖說是『開鼎者李』，天下姓李的道姑甚多，未必準是瓊妹；即使是她，也必別有因緣。且讓瓊妹再虔誠通白一回，看是如何，必可分曉。」易靜見英、雲二人辭色始終敬重如恆，心纔平些，終是怏怏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姓李道友雖多，輕易誰能來此？況且還有『瓊宮故物』之言，必是瓊妹開鼎無疑。不過這位聖姑已是天仙一流，還有這許多固執，可笑是稍有不合，便即發怒，現於顏色。既不許旁人妄動，還留有遺音，預先在遺偈上說明，或是在屏風上注出也好，盡自賣弄玄虛，設下許多埋伏嚇人則甚？我先倒很敬重她是一位成道多年的前輩仙人，不承想如此小家氣。適纔如非我略知旁門禁法，預有防備，險些被她暗藏的大五行生剋光線所傷。」

還要往下說時，輕雲見她一再說聖姑是旁門法術，面帶不悅之容，知道聖姑靈異，惟恐再有別的忤犯，鬧出事來。易靜雖然投契，畢竟初交未久，又是同輩中先進，不好意思多爲勸說，祇得拿話岔開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李伯父現在外面等候，我們還是快些辦完此事出去的好。易姊姊以爲如何？」易靜本來還想親取，看出輕雲怕事，恐怕別生枝節，不數日內便成同門，也不便過拂她意，強笑答道：「周姊姊說得極是，且由瓊妹將寶物取到手內，再作計較。屏風上面還有兩人被困，待我們去時救援。這旁門禁法也頗狠毒，延時一久，精神恐支持不住呢。」輕雲聞言，便同了英瓊重新跪在遺像前面，虔誠通白，易靜心中不快，站在一旁，並未上前，等二人行罷了禮，纔一同去至鼎後。雖然適纔聞得鼎中遺言，仍是不無戒心。當下由英瓊爲首，去揭鼎蓋。輕雲、易靜，一個持着天遁寶鏡，一個行使護身避險之法，以防不測。

說也奇怪，起初易靜用大力神法，揭那鼎蓋時，好似重有萬斤，何等艱難。及至換了英瓊，起初也以爲縱然可開，也非容易。誰知兩手握住鼎紐，還未十分用力，祇輕輕試探着往上一提，竟然隨手而起。鼎蓋一開，立時異香撲鼻，一片霞光從鼎內飛將出來，照耀全室，俱都大喜。易靜滿懷忿怒，也減了好些。英瓊放下鼎蓋，各自飛身鼎上，往鼎內一看，裏面的寶物除有兩件類如切草刀和梅花樁一類的四五件外，餘者大都不過徑尺以內，猶如幼童玩具一般。人形馬車，山林房舍，以及刀劍針釘，各種常用的東西，無不畢具。有的懸掛在鼎腹周圍，有的陳列鼎底，件件式樣靈巧，工細非常，神光射目，異彩騰輝，令人愛不忍釋。一計數目，約有一百餘件之多。英瓊見鼎的中心挺生着一朵玉蓮花，比西洞那朵要小得多，顏色卻是紅的，晶瑩溫潤，通體透明，那異香便從花中

透出，心甚喜愛。暗忖：「這朵蓮花如能攜走，豈非快事？」試用手握住蓮柄一搖，竟不能動。方覺有些美中不足，猛一眼看見花裏字迹隱現。用手一撥花瓣，隨手而開，現出一張一指多寬、五寸來長、非紈非絹的字條。上面寫的便是適纔鼎中人語，字迹漸隱漸淡，連那字條也隨手化去。

英瓊方在驚奇，輕雲已催她快將法寶取出。當下仍由英瓊將鼎中寶物一一取出，分裝在三人所帶的法寶囊內，直到取完，並無他異。英瓊蓋鼎時，還不能忘情那朵赤玉蓮花。手托鼎蓋，一面賞玩那蓮蓬，覺與尋常者不同，顏色深紫，形似蘭萼，又似一把玉製的鑰匙，越看越愛，不禁起了貪心。暗中默祝：「弟子等三人深入寶山，獨英瓊一個得蒙仙眷，賜了許多奇珍至寶，原已深感無地，本不應再有覬覦，祇緣此洞不久便受妖孽盤踞，寶物在此，難免受其摧殘。如蒙鑒憐愚誠，准許弟子將此朱蓮連同西洞鼎中的青玉蓮花一併請至峨眉仙府供奉，以免落於妖邪之手。」剛剛說罷，正想分手去搖那蓮柄，忽覺鼎底一股奇熱之氣衝了上來，其力極猛，令人難以禁受，心中一驚。剛將頭昂起，避開那股熱力，倏地一片玉色毫光一閃，手中鼎蓋便被那一股子神力吸住，往下沉去，重有萬斤。再也把握不住，手微一鬆，錚錚兩聲響，鼎蓋自合，關得嚴絲合縫，杳無痕跡，恰如鑄就生成一般，比起初見時嚴密得多。知是聖姑不許，幸喜不曾喫了虧苦。見易靜、輕雲正拿着一件法寶，在互相談說。近前一看，乃是一柄兩三寸長的黃玉鑰匙，形如蘭萼上的符咒，與鼎內的蓮心一般無二，祇是要小去一半。三人俱不知用處，略微傳觀之後，輕雲道：「大功已成，時已不早，我們拜別聖姑，救了那兩人，出洞去吧。」

英瓊聞言，想起被困小人所說，還有一所寶庫，正要開口，偶回身往壁上一看，聖姑遺像已不知何時隱去。心想：「聖姑既然隱迹，來時爹爹也祇說鼎中有寶，並未說及寶庫。再者四壁空空，通體渾成，哪有迹象可循？那被困小人不是傳聞不真，便是成心說謊。這次入洞，得了許多奇珍，正好出去說與爹爹喜歡。」孺思一動，立即忙着走出，始終未將蓮蓬玉鑰之事向周、易二人說起。行時易靜仍未禮拜，祇輕雲、英瓊二人朝壁專誠拜別。一同轉過屏風，去救那被困之人。因爲破除禁法，英、雲二人自問不行，俱推易靜施爲。英瓊心急，話一說完，便跑在屏風下面一看，見池中被困男女業已力竭聲嘶，語細難辨，神態更是委頓不堪，忙催易靜下手。易靜道：「此種禁法，非同小可。如待它發動再破，看似聲勢驚人，倒還易與；就此解除，稍一不慎，被困其中的人，立成粉碎，一毫也大意不得。如能覓得它總樞關鍵所在，便容易至極。適纔忙着入內取寶，匆匆看出內中無險，便即走進，也未看出它樞機暗藏何處。今番且一同細細看來，如見可疑之處，互相告語，等審度穩妥，再行下手，免得誤了別人，又誤自己。」道罷，大家分頭往屏風上查看。

英瓊因那兩個小人空入寶山，在受了許多艱險，寶物不曾到手，反倒失陷在內，境遇可憐，恨不得立時將他們救出，纔稱心意。自己學道日淺，不明禁制之法。見易靜和輕雲二目註定屏上，逐處仔仔細細地觀察，毫無線索可尋。再看那兩小人，這時神氣愈發疲敝，浮沉池面，奄奄一息。心裏又急於出去和老父相見。暗忖：「偌大一具屏風上面的景物不知多少，不過纔看過了三分之一，也沒找出一點破法，似這樣找到幾時？那被困之人眼看支持不住。初進來時，那等厲害埋伏尚且不怕，此刻事已辦完，爲何反倒小心起來？不如仍用前法，請周姊姊拿着天遁鏡照向屏上，以防萬一，然後將雙劍合璧，硬將這小池子毀了，將小人救出，豈不是好？」

想到這裏，剛要和易靜去說，忽見小池中水波飛涌，急流旋轉，成了一個大漩渦。那兩小人上半身原本露出水面，各將雙手揮動不休，時候一久，漸漸有些力竭勢緩。及至池水無端急漩，想是知道危險萬分，一旦捲入池心漩渦之中，便沒了命，各自放出一絲青白光華，拼命在水中喘吁吁地扎掙，逆水而泅，不使池波捲去。無奈水力太大，又在久困之餘，那女的有兩三次差點捲入池中漩渦之中，嚇得小嘴亂張，似在狂呼求救，已不成聲。最奇的是池並不大，池水尤清，可是用盡目力，不能見底。在池心水花急轉中，隱現水底紅光閃閃，似有一朵木蓮，開合不休。英瓊見狀，猜是危機瞬息，等到尋出此中關鍵，再行施救，必不可能。雖然一舉手之勞，便可將兩小人提出水面，因知此中玄妙非常，易靜又再三囑咐不可輕舉妄動，稍一不慎，便要誤己誤人，不敢冒昧下手。忙喊：「周姊妹、易姊妹，你們快來，再不救他們，要救不成了。」

這時易靜方悟出一些線索，祇是還未判明，正在尋思。聞言喫了一驚，忙和輕雲飛身過來，向屏上水池一看，失驚道：「瓊妹所言不差，我們如遲延，此二人必爲水化。我剛看出一點頭緒，還未找着關鍵。這裏處處都用的是玄門中最厲害的禁法，名叫大五行蓮花化劫之法。我祇略知門徑，不悉精微，如尋到行法的樞紐，還可立時解救。今已時迫勢急，說不得祇好毀了此洞，盡我三人之力，爲他們死中求活了。」

英瓊無心接口道：「你說甚麼蓮花化劫？我見池底也似有一朵朱蓮，隨着池水開合，莫非這二人被困便是那蓮花作怪麼？」易靜聞言，靈機一動，忙問蓮花何在。英瓊忙往小池中心一指。易靜運用慧目定睛一看，果然池底有一朵朱蓮，隨水開合。猛想起適纔輕雲從鼎中取出的那柄形式奇特的玉鑰，恍然大悟，驚喜交集。因見池水益疾，兩小人勢益不支，不暇細說，忙請輕雲將那玉鑰取出。又將手一擺，請英、雲二人退後，無論見何警狀不可妄動。如覺支持不住，可用雙劍護身，退出洞去。自己自有脫身之法。

話剛說完，那池水倏地起了一個急漩，眼看那兩個小人身子一歪，捲入漩渦之中。易靜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右手一揚，一片霞光籠罩全身。左手早先伸往屏風上小池之中，將那兩小人用手指抓住，並未使其出水。一面運用玄功，使足神力，順着水面，將二人拖離池心大漩，往池邊泅去。英、雲二人好奇，祇退後了不幾步，看得逼真。英瓊方暗悔早知這般容易，也早把這兩人救了。尋思未終，忽聽波濤之聲大作，起自屏上，恍如山崩海嘯一般。易靜的手仍在池裏，並未將小人提了上來。那片霞光籠罩她的全身，越來越小，晃眼間人成尺許，漸漸與池中小人相似，飛落池中。英、雲二人一看大驚，以爲易靜也陷身池內，忙奔過去一看，濤聲頓止，那小人業已身橫水面，暈死過去，祇小小胸膛還在喘動起伏。再看易靜，人已不知何往，祇剩那片祥光，在池底隱現。

正在駭異，忽聽易靜喝道：「二位姊姊快些避開正面七尺以外，駕遁速起，我們要出險了。」聲音極細，比適纔小人呼救之聲高不了許多。英、雲二人方纔聽真，剛往旁一閃，飛身起來，便聽屏上風雷大作，白茫茫一股銀光，從小池中直射下地來，逐漸粗大。洪瀑中似見一個人影隨流而下，一落地便現出身形，正是易靜，一手一個，提着那被困男女，俱已復了原形。那女的仍是全身赤裸，那男的腰圍着易靜身披的一條半臂，身材俱與常人相似。人已醒轉，祇是大困之餘，神志頗現委頓。那屏上洪瀑，仍發個不住，頃刻之間，全室的水高達三丈。易靜一出現，便離水飛昇起來，口裏喝道：「二位姊姊，快將這兩人接去，不可被水沾身。」說罷，手一揚，剛要把手提的人拋出，那被困的一男一女已答言道：「爾等起初竟見死不救，此時方蒙救援，雖感盛情，已壞了我二人數百年苦煉之功。今得脫困，我二人自能回去，後會有期，容圖報德。」說時，早化作兩道碧森森的光華，疾如電掣，往外飛去。易靜聞言，好生不悅，欲待追趕，人已飛走。眼看下面波濤又增高了兩丈，無暇和英、雲二人說話，仍用霞光護身，往屏上池中飛去，晃眼不見。不多一會兒，易靜手持那柄玉鑰飛身出來，那水忽往屏上收去，似長鯨吸水一般，往小池中倒灌。約有半盞茶時，全被收盡，那股洪流，不存涓滴。

三人這纔落地重新相見。易靜道：「早知這二人如此可惡，適纔也不救他們了。」英瓊問故，易靜道：「此地不可久留，我們出去再說吧。」當下各駕遁光，往洞外飛去。先以爲屏上諸般禁法埋伏，凡是有關本洞這一路的，大半失效。即使進來時，那二層洞門仍舊封鎖未闢，有李寧在外守候，三人出去，不會不知，必然開門接引。及至飛到門前一看，祇見前面青光疾轉，涌起千萬朵青蓮花，層出不窮，比起初進時所見之勢要盛得多，哪裏還分辨得出門的影子。易靜暗忖：「法屏上面，明明設有這座洞門，雖未將它毀去，李伯父道法高強，絕無不知我三人取寶成功之理。適纔既能施展佛法，由外開放，

此時何竟不能？再者，除此並無別路，那被困男女怎能遁去？」好生驚訝。輕雲見門不開，便取天遁鏡照將上去。百丈金霞，照向青光叢裏，祇幻成一片異彩，仍是不能通過。

英瓊着急道：「難道我們事已辦完，還被困在這裏麼？我們用紫郢、青索二劍合璧斬關而出吧。」輕雲道：「還要你說？沒聽伯父來時吩咐，不許擅毀洞中景物麼？這出入門戶重地，更比別處不同，怎能輕易毀得？伯父在外，少待一會兒，必有感應，開放此門，接引我們出去，何必忙在這一時呢？」英瓊無奈，祇得作罷。易靜沉吟了一會兒，忽然看出玄機，忙請英、雲二人將鼎中所得諸般寶物取將出來詳觀。輕雲問故，易靜道：「我雖識得這裏禁法來歷，祇是道行淺薄。初入門時，所遇埋伏還能僥倖將它破去。後來那些沒有發動，多半是得了前人的便宜，否則成功決無如此之易。如今我細看這裏千層青光，俱現蓮花之形，有些異樣，說不定此時已被那兩個被困男女遁出時，用異寶毀去。不過全洞禁法，均具生克妙用，層層相因。尤其是這門戶重地，必然另有呼應。此門一毀，遇伏便即發動，李伯父在外，不會不知。既然如此厲害，那兩人難免不葬身在內。以我三人之力，未必衝得過去。適纔屏上蓮池，涓滴之水即可化爲滄海，我們救那兩人出險，全仗無心中得來的那柄寶鑰。聖姑數百年間所煉法寶，全在鼎內，也許有合用的法寶，助我三人衝出呢。祇是瓊妹還可，你手持寶鏡須要放仔細些。」

英瓊聞言，心中又是一動，想起鼎中蓮萼玉鑰要大得多，那把小鑰能閉神池之水，大鑰必然更有妙用。念頭祇轉了轉，忙着取寶查看，仍未想到反身入內，重取鼎中寶鑰，再行搜查。當下便和易靜把法寶囊打開，各取出所獲寶物，正在查看。輕雲剛一伸手去取寶囊，天遁鏡偏得一偏，前面青光忽如溜雲捲到。輕雲大驚，連忙定神，端正寶鏡，纔行抵住。前面青光力量，兀自覺得大了許多，哪裏還敢絲毫疏忽。易靜忙趕上前說道：「這裏禁法真個厲害非常，沒沾惹它時，還是在原處，一經行法用寶和它接觸，立成不兩立之勢。我一退，它必進，不被捲去不止。幸而這面寶鏡是件稀有奇珍，如換別的法寶，就這一下便支持不住了。」說罷，早代輕雲解下身畔寶囊，由輕雲用天遁鏡抵往前面青光，自己與英瓊退後十餘丈，先用劍光護身，以備萬一。然後取出那些寶物，逐件審視。

易靜、輕雲二人囊中所藏，適纔俱經二人看過一遍，並無類似寶鑰一樣的法寶，件件精光射眼，有些連名稱都不知道，休說它的用處。祇英瓊取寶時，忙着蓋那寶鼎，易、周二人未及細看。此刻易靜等取出來一看，還未尋到合用之物，首先入眼的，已有兩件聞名未見的仙家至寶，稀世奇珍。方暗忖英瓊仙緣，真個不淺，正在歆羨，猛一眼看到英瓊手上拿着一塊並無光華、長祇七寸三分、類似一塊醒木的東西，上面古鏽斑斕，四邊

隱有蓮花篆文。要過來細辨那篆文，乃是「百寶珍玦」四字。心中大喜道：「如我所料不差，我們所得寶物，名稱用法，俱在這小小寶物裏面了。僥倖我還略知開法，且來試它一試。」說罷，雙手合掌，按緊那匣的底面，運用玄功，一口真氣噴將上去，再將雙手一搓。那匣是一抽蓋，便隨手徐徐移動，剛剛露出一點縫隙，便從匣內射出一片金光。易靜更不怠慢，聚精會神，運用神力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鏘的一聲，朵朵五色蓮花，從匣中飛出，一晃即逝。匣蓋立時揭開，匣中現出薄薄一本小書，玉絹朱文，薄如蟬翼，約有三十餘頁。書面四個篆文，與匣上相同。書底下夾着兩道靈符和三把玉鑰，長纔寸許。翻開那書第一頁，便看出內中一道靈符，可以通過全洞，無論在洞中遇何險難，祇須將此符用本身真火焚化，自有妙用。另一道卻是收符，也祇須同樣施爲。三人俱都喜出望外，因爲忙着出去，也未細看後頁。匆匆將各樣寶物藏起，所餘的一道靈符帶上，異書仍由英瓊收好，一同走向前面。

易靜先囑咐輕雲：「等靈符焚化，便即收了寶鏡，看是如何，相機行事。」說罷，施展禁法，將靈符往前一擲，那符便懸在空中。然後運用玄功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。輕雲忙收寶鏡，火光一閃，靈符不見，化成一朵金蓮，上托一幢三丈多高、丈許方圓的金光，似要往前面青光層裏飛去。易靜忙喊：「快隨我來！」用手一拉英、雲二人，一同往金光中縱去。三人便被那朵金蓮托住，朝前緩緩飛行。所過之處，前面青光似波分雲散一般，紛紛消散。不一會兒，已衝出光層。到了門外一看，李寧坐在門側，正在盤膝入定。三人連忙離開金光籠罩之下。易靜見金蓮光幢仍是冉冉往前遊動，並未消歇。知道力量絕大，如不收去，頭層洞門一切禁物，必被摧毀。便將那另一道靈符取出，仍用前法，往光幢中擲去。纔一脫手，便聽霹靂般一聲大震，數十丈紅光飛向金光幢裏，兩下里祇一混合，化成一片彩霞，恍如狂濤怒涌，直朝三人迎面飛回，其勢迅疾異常。三人猝不及防，一見大驚，想要縱身避開，已來不及。就在這危機一發之際，忽從身側又飛來一片祥光，將三人裹住，耳聽萬馬奔騰之聲，從頭上和身左右捲將過去，瞬間沒了聲息。祥光斂處，李寧已站在面前，三人纔知那祥光是李寧所發。驚魂乍定，僥倖俱未受傷。回顧那二層洞門，業已關閉如初，毫無動靜。各自上前拜見，互說取寶之事。

李寧道：「此事我已略知梗概，祇因你們行時匆忙，僅囑咐你們取寶之後再行救人。我先時曾經略微參詳，知那被困男女於你們有不利之兆，事完之後，便無可奈何你們。誰知我功力尚差，不能在片刻之間洞悉機微，以致仍免不了給你們樹下異日的強敵，終爲隱患。等到你們入內，我算計還有好些時遲延，左右無事，纔得潛心體會，默察前因後果。方知那一男一女，乃西崑山散仙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入洞時已將各層埋伏用法力破去，爲你們打通了不少難關，否則成功決無如此容易。他們終因犯了聖姑禁忌，又加自

恃心盛，洞中禁法生克循環，變化無窮，最後遇見先天庚金轉化後天癸水，將二人陷入法池之內。他二人原是夫妻，你們進去時已經着迷，並無所覺。此事原有兩種應付之法，可惜我事前不知，鑄成大錯。一種是你們在法屏上發現他二人被困，不許出聲，徑往屏後取寶，成功出來時，再行施救。他二人身在迷津，不知被陷，還在水陣中浮沉游泳，不致行法圖逃，發動禁法中所藏妙用，引起災禍。他們也祇有感激之心，卻無復仇之念。一種是你們將他們驚覺，他們狂呼救助，索性照瓊兒意思，當時救他們脫險，因他二人感恩，又早知藏寶祕密，必然指給你們二處藏寶之所。寶物雖要被他們分去幾件，卻是多得奇珍，還交下兩個教外之友，也不爲失計。你們既已將人驚動，又不理他們。等到取了寶，他們已力竭智窮，眼看元氣大傷，形神將亡之時，纔行施救。他們以爲你們既然從容深入寶山，法力定非尋常，決不想你們未得寶鑰，雖知禁法來歷，也無此膽量，以身試驗，以爲是成心如此捉弄。他們氣量本狹，想起費了許多心思，死中討活，給你們去享現成，還鬧得如此結果，怎不銜恨切骨？這兩條路任走一條，也可免患。但等我詳悉，已無及了。適纔他二人出困以後，用千金神駝，衝門冒險遁出，又勾動了洞上禁法。雖得闖過，因在池中耗損真元太多，不如進時容易，身受創傷，愈發仇上添仇。見我在此打坐，知是你們一黨，不問青紅皁白，打了我一下神木鉢。幸我坐時，有佛光護身，此寶無功，知非易與，纔行負傷遁去。」

英瓊道：「女兒聽到那女的號叫說藏寶地方共有兩處，如能相救出險，她可助女兒同去。女兒還以爲如若另有奇珍，爹爹不會不知，當她出言相誘。又忙着出來，雖有救她之心，但易姊姊要取完了寶物再救，免得生事，便跟着進去，沒有管她。照此說來，是真的了。但是除那藏寶的鼎外，也曾細看，四壁空空，毫無朕兆，寶庫到底在甚麼地方呢？」李寧道：「易賢侄女之言，原本無差。祇緣你們對我信心太過，我又是事前毫無準備，又因你們忙於回山，未加詳參，祇在你們探尋洞徑涉險未出時，分化元神，入內防護，無意中見題壁仙偈，祇知大略，不知內中底細，方有此失。其實那另一寶庫，便在壁上聖姑遺像後面，開壁的便是鼎中朱蓮內所含那柄形如蘭萼的寶鑰。你起初發現萼中藏的千載留音神偈時，祇須將那蓮瓣微微分開，便可取出。你卻見那朱蓮可愛，動了貪心，想將它折了回來。卻不知事前聖姑早有層層佈置，相生相應，時機一瞬即逝，不可復得。各洞中的寶鼎均有妙用，獨這東洞蓮萼藏有仙鑰，那朱蓮、寶鼎一體，怎容妄取？你祇管貪玩流連，錯過機會，被鼎內原伏的乙未青神之氣將鼎蓋吸去，嚴密蓋合。你平日也頗有慧心，竟會迷於一時，始終在洞內未向二賢侄女提起，直到出來纔向我說，已是無及。否則你易姊姊精通道法，定能測透祕奧，二次入內用法術開了寶鼎，將寶鑰取出，扣壁取寶了。出而復入，原無不可，偏又被逃人勾動禁法埋伏，你們無法出來。借着仙篋藏符之力雖得通行，但是那符具大法力，無堅不摧，不收則全洞景物難免不遭毀滅；

一用收符，洞門重新關閉，所有法屏上各種埋伏，重又借着此符相生相應的妙用，一一回了原狀。以你三人之力，不遇機緣，再想入內，其勢難如登天。仙緣止此，事由前定。且將那本小仙冊取來我看。」英瓊忙將小匣藏書取出獻上。

輕雲聞言，雖覺許多仙家異寶失之交臂，有些可惜，還不怎樣。易靜卻不禁心中一動，盤算不置。李寧看那小冊所載，除寶物名稱用法外，並有聖姑遺偈。大意說鼎中百零九件寶物，均贈妙一夫人，轉行分配給門下女弟子。英瓊所得最多，靈雲、輕雲、英男、若蘭、易靜、紫玲、寒萼等人次之。俱注有各人的名字，所有女同門一個不空。那壁內藏珍，如何取法，以及寶鑰用處，也載得清楚。祇未註明應歸何人所得，能否二次入洞。英、雲二人觀書，均面有喜色，惟獨易靜默然。

李寧早明白因果，已知其意，笑對三人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多歷艱難辛苦，所獲益多。不過貪嗔兩字，總足爲害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全仗慧心定力，去剋制它。你三人此地早晚仍須重臨，壁中寶物，說不定應在何人頭上。祇是經此一來，外間知者漸多，定要羣來攘奪。物各有主，聖姑早有佈置，該爲何人所有，定而不移，決不會擇強而歸。像今日之事，出於定數，無可避免，所以連我也臨事慌亂起來。所望你們日後不論誰來，遇事可適可而止，少開殺戒，能讓過便讓過，切不可因其異派，多事殺戮，以致冤冤相報，沒有了結，種下仇敵，徒留異日隱患，也不枉我今日引你們到此一番奇遇了。」易靜原極機智，聞言竟會當做泛論，一心祇盤算怎得一人再來取寶而歸，聽過便置諸腦後。李寧知她日後再入幻波池，關係畢生成敗，憐她多年苦修不易，此番相會，總算有緣，當時不便說明，祇好到了峨眉，見了掌教諸人，再爲設法，以助她成功。也是易靜仙緣尚厚，纔得遇見李寧，就這樣日後還是受盡艱危，幾乎遭了殺身之禍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李寧說完，仍命三人各將法寶收起，且等到了峨眉，呈與師長，再行分配。英瓊問道：「爹爹，我們出去仍是來路麼？」李寧道：「頭層洞已被那兩人來時用千金神駝衝開，他們祇比我們先入洞不到一個時辰。論理我們還在他們之先，因爲他們一到就直入東洞，我們從西洞甬路中一路繞行過來，沿途觀賞奇景，解說一切，延時甚多，否則我們早就進去了。雖然你們多遇艱險，有此雙劍一鏡，也足以應付。他們見你們捷足先登，卻不知第二藏寶之所，不是雙方說明，通力合作，便是等你們去後，再行下手，何至結此一重仇怨呢。此門不閉，更足引起外人覬覦，又不知要葬送好些生靈。且體上天好生之德，我們也由此門出去，到了外面，再用佛法封鎖，使那道法稍差、不知洞壁中甬路的人知難而退。以免涉險入洞，爲洞門內禁法埋伏所傷，徒廢了多年苦修，也是好的。」說罷，便引了三人，從頭層正門走出。

走過兩重石室廣洞，纔達門口，見兩扇青綠光亮的洞門業被衝得小開。李寧便命三人站過一旁，盤膝坐定，口宣靈偈，施展佛法，手朝洞門一揚，一片祥光，飛上前去。先是洞門徐徐關閉，等到祥光散去，門已不見，與洞痕一般相似，杳無微痕。英瓊道：「爹爹，後來的人既敢到此，定知裏面有幾座洞府。這門雖被佛法隱去，難道不會按着各洞方向部位間隔的遠近尋找麼？」李寧道：「你說得倒也容易。原洞口就在這裏，紫郢、青索乃峨眉至寶，萬邪不侵，任何禁網，大概都能衝破。有我在此無妨，且向我的小旃檀妙法試上一試，看看我佛門妙用如何？」英瓊聞言欣喜，誠心要在老父面前賣弄，暗地運用玄功，將師門心法施展出來，一道紫虹閃處，身劍合一，直往原有洞門之處衝去。連衝數次，祇覺所衝之處柔如絲髮，堅逾精鋼，一種絕大剛柔兼備的神力阻住去路，祇衝得祥光瀲灩，瑞彩繽紛，休想進得一步。

英瓊仍是不信，收劍現身，笑對李寧道：「女兒道淺，不能衝過。師尊常說，紫、青雙劍合璧，妙用無窮，祇須知道出困方向，絕無阻隔。女兒想和周世姊再試一回如何？」李寧笑道：「瓊兒，你還不服麼？三教無不可剋制之物理，雙劍合璧進力愈大，阻力愈甚，你們不可小覷了呢！」英瓊固想借此娛親，輕雲也見獵心喜，俱仗着李寧在側，決不會喫甚虧苦，也從旁跟着請求。李寧含笑點首。易靜雖不知佛法奧妙，一聽說是小旃檀妙法，不禁喫了一驚。暗忖：「李師伯追隨白眉禪師未久，怎便將禪門中多年苦修最難煉的降魔辟邪妙法俱學了來？聞得此法最爲玄妙，今用它封鎖洞門，自己如非已有了一番經歷，知道洞中複道甬路，異日再來，還真非易與呢。」

一看輕雲，已向李寧告罪起身，隨同英瓊，各將劍光放起，一聲招呼，雙劍合璧，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長虹，二次往前衝去。這次居然一衝而入，好似毫不費事一般。易靜正贊雙劍神妙，同時又暗笑小旃檀法枉負盛名，也不過如此。忽見二人劍光在祥光瑞靄中閃了幾閃，突然直衝出來，待朝外飛去。就在這疾如電駛之際，猛聽李寧一聲洪鐘般的大喝道：「你二人還不省悟麼？」接着將手一指，劍光落地，現出英、雲二人，面面相覷，恍恍惚惚，好似睡夢初回神情。

李寧道：「你們看如何？你二人雖各有一口好劍，道行尚淺，僅憑本門真傳劍術。遇敵時如見機得快，不等敵人發動厲害法術，立即回劍防身，誠然是萬邪不侵。可是敵人如真是個能手，他祇將法術顛倒變化，要想脫身卻難。何況我這小旃檀妙法，乃佛門祕傳，你師祖白眉禪師所授，我以毅力恆心，面壁九月零五日，纔得學成。休說是你們姊妹，便是峨眉諸友，也極少能破此法者。不過佛家以靜制動，煉來祇爲修道護法之用，並非

上乘。若是上乘便不着相，本來無物，何有於法？萬魔止於空明，一切都用不着，哪有敵我之相呢？」英瓊道：「女兒初同周世姊進去時，雙劍合璧，頗覺容易。及至在祥光中飛行約有數十里，方在驚奇，怎麼還不到底？念頭一動，忽聞一股沉檀異香，人便昏迷，醒來卻在原處，不知何故？」

李寧笑道：「此中妙諦，你此時也參它不透。我法不易傷人，萬相隨念而生，念頭動處，仍還本來。日後你道力精進，自能瞭解。此刻神鵰想已復原。西洞內層門戶業已關閉，豔屍正在乘隙欲出，不可再開。我們由北洞水路入內，再行法出去吧。」說罷，領了三人，走向北洞，仍照西洞一樣，行法入內。到了裏面，將門封鎖，指着壁間一個孔竅說道：「裏面便是水路，我們可由此回去。」三人往孔中一看，孔並不大，裏面隱隱見有幾條水影閃動。聽李寧說得一聲：「速閉雙目。」言還未了，祥光閃過，身子忽然凌空飛起，耳聽四外濤聲震耳，頃刻之間，人已及地，睜眼一看，已達中洞。

這大半日工夫，神鵰已經大半康復，滿身雪羽甚是豐滿，一雙鋼爪抓在鼎紐之上，正在剔羽梳翎，比起未脫毛換骨時，還要神駿修潔得多。英瓊一見大喜，連忙飛身上去，抱着鵰頸，撫愛不休。李寧道：「論理它還須養息半日，纔可飛翔。所幸它年來道力精進，復原甚速，你們又忙着回山。你三人可騎在它的背上，由我行法，護送回去吧。」說罷，三人分攜了所得的至寶奇珍，李寧指着四壁靈藥，命拔起了十餘種，騎上鵰背。英瓊問：「洞門已閉，打從何處出去？」李寧笑道：「我自有出路，待我給那豔屍留個警戒。」當下指着寶鼎，默誦了一陣佛咒。然後指着洞壁一角道：「這裏無水，牢記此處，以備異日之用。」說罷，又口宣佛咒，將手一指，一片石裂之音，一塊三丈許見方的大石忽然落了下來。李寧又將手一指，一片祥光，將石托住。三人駕鵰飛出一看，已是外層洞室，耳聽巨聲發於後面。李寧跟着出來，洞壁已合。仍用前法，出了洞門，到了外面。李寧袍袖展處，數十丈祥光，圍擁着四人一鵰，齊往峨眉飛去。